



在深圳过年

刘美玲

临近春节,熟人相见时,免不了旧话重提:“准备在哪里过年呀?”

在哪里过年?每闻此言,总不由想起老家的一句关于过年的口头禅:“叫化子也有个年,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”

是的,只要有家乡的人,老家还有亲人的,老家永远是游子固定的巢巢,何况是过年?

可是眼下疫情期间,我们只能在深圳过年了。

刚刚翻看了一下,自己最近几年的朋友圈,就像打开了一本日记,点滴记录显示,这些年的春节,我都是在深圳过的。

因为我家离单位近,在过去的三个春节期间,我都是主动让需要回家过年的同事,提前休假回老家过年,而我在单位坚持站好旧年的最后一班岗,开好新年的第一工!

2018年的春节,老家特别冷,我再三坚持,留下来深圳看病的妈妈在我家过了一个年。

岁末那几日,我们将家里的卫生彻底打扫完后,开始领着妈妈逛街逛花市,买年货买年花。因为我要在单位值班到大年三十的下午六点,才能下

班,所以陪老人玩、逛街的事,大部分是我的女儿和儿子。

常说隔代亲,一点也不假。由孩子们领着他们的外婆和奶奶玩,我很放心,他们老小也很开心。同时,也总有趣事发生。

有一天晚上,儿子和我说,外婆和奶奶真是太搞笑了。我们带她们去喝早茶,外婆居然说:“哎呀,深圳怎么这么多讲究,东西又贵又多,哪卖得完哟?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吃好,又简单又便宜。要都像我这样,这些商场、酒楼好多要关门哦!”

女儿也凑过来低声说:“奶奶更搞笑,她指着那些亮晶晶的高楼大厦、街灯直叹息:现在的城市生活真浪费,开这么多的灯,一个晚上不知道要耗多少电哟。估计一个晚上耗的电,够我们整个村用一年了。”

记得在大年二十八下午,女儿突然给我发来照片,我仔细一看,原来他们正在“钱柜”唱卡拉OK呢!女儿发给我一个调皮的表情道:妈妈,原来外婆还是麦霸呀!嘻嘻,她一个人拿着麦克风半个多小时啦,唱得可起劲了,唱得开心处,还站起来边唱边跳呢!

“呵呵,你们现在才知道呀?你们的外婆可是老年大学的文艺骨干哦,她年

轻的时候,也是个能歌善舞的大美女。”

大年三十那晚,我按着老家的习俗,不仅做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,也用妈妈带来的菜籽油,发了象征着吉祥如意的红米花,而且按照妈妈的指导,还用心做了红烧肉。

当深圳的大街小巷,千家万户的灯光亮起时,我们家的年味也在热热闹闹的联欢晚会里愈发浓郁,心上的祝福犹如点燃的鞭炮,通过微信、电话、短信传播出去。

大年初二那天,趁着天气晴好,我们全家领着妈妈去了附近的人民公园看玫瑰花。园子里花开繁茂,飞鸟献唱,妈妈徘徊在花园里,一路上笑谈不止,加上孩子们忽前忽后地拥着她,引着她拍照片,本来就特别爱美的妈妈心情大好,竟不由自主地哼起了:“花篮的花儿香,听我来唱一唱,唱呀一唱……”

时光飞逝,2021年的春节近了。我留在深圳过年,我会一如既往地陪着家人过年,把祝福送给我的亲友们,同时,我也会坚持每天的阅读和赏花、喝茶,偶尔写写随笔。

“常回家看看,回家看看……”听着邻屋传过来的老歌,我暗自许下一个心愿:过完春节,我就回家看妈妈!

神滩晚读

舌尖上的爱与年

小夏

在意料之中,母亲今年打来电话,告诉我她老人家亲手制作的年货已快递给我。

每一年临近春节之际,我都会收到粘豆包、黏玉米、土鸡、笨鸭蛋、香肠、咸鱼、腊肉……母亲特别提醒我说,今年给我寄了些萝卜干,过年大鱼大肉吃腻了,吃一口清爽的萝卜干小菜最开胃。

我嘴上说太多了怎么吃得完,来年不要这么辛苦了,心里却好温暖!前两天母亲还抱怨今年秋天山蘑菇采的不多,没能给我多寄点;养的大鹅丢了,鸭蛋也没几个;晾晒的腊肉和香肠换了新配方,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吃。

母亲总记着我的口味,说粘豆包、土鸡炖蘑菇都是我从小就爱吃的,等过年的时候回家吃个够,寄给我的过了年慢慢吃。

其实以前我是很排斥母亲这样做的。腊八过后母亲就开始给我和弟弟筹划这些东西,真的是非常浩大的工程,我心疼她啊。父母亲那么大了,秋天还进深山采蘑菇,深一脚浅一脚,太危险。我心里就有点慌,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打电话回家,却劝不住他们。

父母勤快惯了,平日里侍弄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,养着鸡鸭鹅,难得

看见他们空闲着,年节时分必然是更加忙碌。记得小时候,日子还不是很富裕,母亲就用一年来积攒下的油啊面啊,做各种油炸食物。现在都认为油炸的都是垃圾食品,可在过去,油炸食品可是人间第一美味啊!

那时我就喜欢待在厨房里,焦黄的油条、麻花、丸子、油饼一出锅,我就流口水。母亲一边乐呵呵地把麻花递给我吃,一边说:“什么时候能想吃油条就吃油条,日子就好了,什么时候把油饼吃腻了,咱家就富裕喽。”我的心思都在香甜的麻花上,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什么根本不重要。如今日子好到吃腻了所有的东西,居然要靠萝卜干来开胃,就是有再好的想象力,当时也无法料到吧。

母亲太能干了,印象里很少给我拥抱和亲昵,但她的一手好厨艺,以一种世俗的方式给予了我浓浓的家的气息。我结婚后,也一头钻进厨房里,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,从不敢怠慢。

当我们都已长大成人,父母也老了,我们的成熟与练达,自然也成了父母依靠的大树,他们现在能做的,也许就是张罗一桌年夜饭,给我们亲手准备带着记忆里味道的年货。我终于想明白了,不要试图去制止,让这些操劳为他们平淡的生活增色吧。



冬枝

李海波 摄

冬日山间寻“笋”记

曾龙

前些日子,得知山间已有冬笋可挖,心中大喜。于是便趁着周末,来姑姑家寻觅山间的舌尖至味。

姑姑家背靠一座绵延的大山,四季都有青翠的南竹随风摇曳。背上锄头,跟着姑姑踏入泥泞的小径,便可见一大片竹林。冬笋味极美,但难寻。它不像春笋,一嗅到春的气息就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,窥这世间的美好。冬笋更像小家碧玉般待字闺中,等候有缘的情郎前来寻觅。

冬笋藏得隐秘,没有技巧的话难以寻迹。儿时常见一群寻笋人在竹林中翻找冬笋,有的人没过多久便可装满一蛇皮袋,而有的人寻了一天,袋中

依旧空空。这便是有无挖笋经验的差别。有经验者如进了一片宝地,俯首皆是金银,而无经验者则抓耳挠腮,仰天长叹,败兴而归。

挖冬笋,超常的眼力和耐心必不可少。冬笋常常深掩在满地的枯叶之下,只冒出极少的笋尖,而且还与各种杂物交混,不聚精会神根本难以寻见。此外,就算不易寻见了笋尖,也切不可鲁莽朝着笋尖挥锄而下,而是要将它看做刚脱胎于土地的婴儿,先轻轻地拨开覆在它身上的枯叶,然后以笋尖为圆心,在心中粗略地画上一个圆,再将圆心周围的泥土挖出便可寻得完整的笋。倘若直接从笋尖处挖去,挖出来的仅会是笋尖一小部分,而更多的笋肉则会残留于泥土。

除了用锄头拨开枯叶寻找笋尖,还有一种方法也可判断眼前有无冬笋。如果土地上有如母亲孕育婴儿时隆起的“肚子”,而且地表略开裂,那便可能会藏有冬笋。

刚挖出来的笋,裹挟着泥土的芬芳,剥完笋衣,便可见那嫩黄如玉的笋肉。不过,冬笋虽表面丰硕,但剥出来的肉却寥寥无几,因而更显珍贵。另外,冬笋与春笋口感不同,春笋肉木,冬笋则细嫩爽口。

冬笋的做法颇多,不过我独爱冬笋炖腊肉。切上一块熏有果木香的腊肉,再将冬笋切成极为细嫩的薄片,佐以辣椒、香葱、青蒜,以文火熬煮让笋吸收腊肉的荤香,使味儿变得更为丰腴。而腊肉也因带有笋的清香,丝毫不觉油腻。这时,夹上一块如纸般嫩薄的冬笋放入口中,会顿觉山间的味道正在舌尖上轻盈漫舞,又如夏日伫立于竹林中,享受那阵阵清风拂面。

遗失、清算等公告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遗失声明

▲ 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冈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,编号:4301210159511,声明作废。

▲ 邵东市建设工程服务中心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,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12430521782853939N,法人代表刘雄芝,证书有效期2019年11月5日到2024年11月5日。特声明作废。